

哲学史

55 康德的伦理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我们来探讨康德的伦理学。首先，我想提醒各位，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也就是他的第一批判的结尾，康德指出，即使就他所谓的教义信念而言——即我们能够从形而上学和理性的角度认识的事物——我们也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然而，基于伦理学，我们或许能够理性地肯定上帝的存在。

因此，在关于纯粹理性的第一重批判和关于实践理性的第二重批判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过渡。有时人们会说，第一重批判针对的是我们的认知能力，第二重批判针对的是我们的意志能力，而第三重批判，即关于判断力的批判，则针对的是我们的情感能力。好吧，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正是在第二重批判中引入了道德意志、道德责任、道德义务等等概念。

现在，先说明几点。首先，有人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康德都是一位道德实在论者。也就是说，他坚持认为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关于客观的道德品质，存在客观真实的道德区别，区分着对错、美德与恶习。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道德实在论者，一位客观主义者。他著名的绝对命令（我们将要探讨的内容）告诉我们如何区分对错。然而，他的道德实在论与18世纪后期其他一些人的关注点非常契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18世纪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道德危机时代，因为科学革命，特别是哥白尼物理学革命之后，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机械论科学。这种科学摒弃了目的论，因此也摒弃了将善视为包罗万象的理想，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力图效仿这种理想。

结果是，在科学革命之后以及革命期间，人们一直在摸索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伦理问题。我们在培根身上看到了功利主义的雏形，笛卡尔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即关注什么才是有效的。托马斯·霍布斯则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理论体系，18世纪的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一个完全的决定论者，丝毫不承认人类存在任何善意或仁慈。

那是十八世纪人们对霍布斯的解读。当我们讨论他时，我想我指出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关切中也蕴含着仁慈之意等等。

18世纪的人们也称他为彻底的无神论者。这显然并非事实。但无论如何，这种对霍布斯的解读引发了18世纪哲学家们对道德客观基础的极大关注。

你看，这是对道德现实主义的关注。你还记得吗？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举措是剑桥柏拉图主义。另一个举措可以说是约翰·洛克试图将自然法和人法建立在人类理性本质之上的努力。

我今天早上读了一些书。我发现洛克和拉尔夫·卡德沃斯的女儿关系非常密切，而卡德沃斯是剑桥大学柏拉图主义者的领军人物。你看。

剑桥柏拉图主义的否定。但与此同时，他也和他们一样，关注伦理学的客观基础。这同样也是那些道德感哲学家们的关注点。

像巴特勒、亚当·斯密、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这样的人，我们只是顺带提了一下。沙夫茨伯里出身于一个洛克曾担任家庭教师的家庭。因此，洛克是后来发展出道德感哲学的沙夫茨伯里的家庭教师。

沙夫茨伯里拒绝了洛克的伦理学方法，他想要一种更为明确的伦理观。于是，道德感的概念应运而生。据说，大卫·休谟深受道德感思想家的影响。

事实上，有一种解释，一种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解释，认为大卫·休谟深受道德感哲学家的影响，以至于他也和他们一样关注伦理实在论。我们之前讨论他的时候，我曾指出他是一位伦理主观主义者。也就是说，判断某件事是对是错，仅仅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感受。

但根据这种新的解释，这些道德感受、道德情操仅仅是我们用来识别客观事物本质的标志。这种对休谟的解释主要基于休谟关于美德与恶习区别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听起来像是他在谈论个体、人类的客观特质。因此，如果美德与恶习是客观特质，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客观差异，至少在道德特质的层面上，就具有了道德的客观性。

因此，道德实在论是18世纪思想家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同样，伊曼努尔·康德是一位坚定的道德实在论者，他试图避免机械论科学及其因果决定论可能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无疑会削弱个人的道德责任及其隐含的主观主义含义。康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论述伦理学的。

如今，他对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他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惊人地相似。在形而上学中，他考察的是认知能力，即先验结构，也就是塑造我们思考、理解和感知事物方式的主观结构。而在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中，他同样是在探寻我们带入道德思考的心理结构、主观结构或原则。

问题在于，我们思维的这些结构是否纯粹是主观的，就像形式和范畴那样，还是它们具有任何客观对应物。因此，当主观结构包含某种责任感，即对道德法则的尊重时，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客观的道德法则。你看。

尽管他得出结论，认为科学和形而上学中使用的形式和范畴纯粹是主观的，但事实证明，伦理学中使用的范畴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存在客观的对应物。客观的道德义务是存在的，是非对错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客观的道德法则也是存在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他是一位道德实在论者。要理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就必须认识到他再次看到了伦理判断的综合先验本质。因此，伦理判断涉及两种输入信息的融合。

一方面是经验输入，另一方面是某种先验原则。所以，当我们说偷窃是错误的，我们得到的是对偷窃这一行为的经验描述，而错误或不正当的概念则是先验原则。

因此，我们得到的是在道德反思和道德意识中引入一个先验原则。一个应用于事实情境的先验原则。应用于……

并非隐含于其中，而是应用于实际情况。而这一先验原则，当然就是绝对命令。

现在，你可以在这本选集中找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初步选段。选集中关于康德的最后一小段文字。选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此结束。

这并非出自他对实践理性的批判，而是出自他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入门课程中读过这部分内容。请记住，他首先指出，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善。

也就是说，一个 善意。善意。重点在于意图。

论动机。论性格。论个人的内在性情。

只有内在道德倾向的善良才能被毫无保留地视为善。毕竟，我们的天性可能会被扭曲、转移或败坏。我们的欲望也可能是自我放纵的。

本身并不是好事或正确的事。它可能会被误用。

所以他明确区分了倾向和责任感。因为倾向是指向经验对象的。明白吗？一方面是倾向，另一方面是责任感，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责任感源于先验原则。欲望则追求经验上的满足。而道德品质则蕴含于前者之中。

他用另一种方式区分了这两者，即假言命令与绝对命令的区别。嗯，你应该知道假言命题和绝对命题之间的区别。

假设性的论证是不确定的。如果你想要这个，那就去做。这会是一种假设性的道德三段论。

如果你想要这个，那就去做。这样，假设性的命令就面向目标、结果、后果、倾向和欲望。明白吗？而且它们并非绝对正确。

另一方面，绝对命令一点也不含糊不清。你看，绝对命令毫不含糊地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尽管他一开始说唯一无条件的善是出于意志感而行动，但他随后发展出了完全无条件的命令这一概念。

是的，这是一种善意，是出于对职责的尊重而行事，而不仅仅是履行职责。康德并不是说，尽你的职责。嗯，他并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非常清楚，你履行职责的动机可能并不正确。比如，你遵守限速是因为后面跟着一辆警车。这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你明白了吗？但他所追求的，是出于对职责的尊重而履行职责。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将这种理念称为常识道德。

因为实际上，这正是许多普通人都能立即描述的那种普遍现实。但他继续以更具哲学性的方式阐述这一现实，试图阐明他的绝对命令，他将其以三种形式呈现。其中一种通常被称为普遍性原则。

第二点如今被称为尊重人格原则。第三点被称为意志自主权，或称独立意志。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一下这三点。

普遍性。即你应该始终按照准则行事。准则是一种道德规则。

根据一条你可以将其视为普遍道德法则的准则，永远按照你可以将其视为普遍道德法则的准则行事。对此，已经发展出两种解释。

一种是，它是否具有可执行性？也就是说，它是否能被所有人认可为具有道德约束力？即普遍性。另一种更常见的解释是，从逻辑上讲，这是否可行？现在，逻辑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样做会自相矛盾。

所以，如果你无法从逻辑上将其视为普遍的道德法则，那是因为它最终会成为一条自相矛盾的法则，一条自我挫败的法则。例如，如果你明知自己不会偿还，却仍然试图借钱并承诺在某个日期前还款，那么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履行承诺的意图。

现在，你所遵循的这条准则，如果普遍化，就相当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做出承诺而无需重新审视自身。首先，你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承诺。你做出的承诺并非真正的承诺。

其次，你正在通过普遍法则摧毁整个承诺制度。承诺这种东西将不复存在，因此这条法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绝对命令就是这样表述的。

这种表述的问题在于，它提供的是负面标准，告诉你什么不能做，而不是正面标准。是负面标准，而不是正面标准。然而，康德接着提出了第二种表述，如今被称为尊重人格。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始终——这里蕴含着普遍适用性——始终把人视为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手段。永远不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而要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本身。

他并不是说要把人当成工具。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你现在利用我来获得一些功劳。

我利用你来谋生。是的，他并没有说这错了。但他想说的是，在我们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要把他们视为自身具有价值的人。

为什么呢？嗯，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都是有理性、有道德意志的人。没错。所以，这其实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普遍化了，那就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能够做出道德抉择，并受到尊重。

人的重视已在当代医学伦理和商业伦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它起源于芝加哥大学，该大学现已关闭，但其理念仍然存在。

他提出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我要求别人尊重我的人生规划，那么出于一致性，我也应该尊重你的人生规划。我为什么要求别人尊重我的规划？因为我是一个理性、有自主意识的人。你看。

所以他主张采用他所谓的“通用一致性原则”。通用一致性原则，简称PGC。

人格尊重的普遍化。这是表述绝对命令的第二种方式，显然，它具有更积极的应用前景。然而，在我看来，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尊重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人”。

如果你不满足于仅仅将人定义为理性存在，而是认为人格的概念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那么就需要对此进行详细阐述。而我倾向于认为人格的概念确实有更深层的含义。因此，这是一种不完整的伦理学。

第三种形式的绝对命令涉及他对自主意志和他律意志的区分。他律意志是指受他律支配的意志。他律。

受他人支配。自主当然意味着自我管理。自主的意志就是自我管理的意志。

他的观点基本上是，绝对命令要求你出于自己的善意行事。你看，这又回到了那个概念上来。这是一种自由的行为，是自我决定的，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他人的欲望和期望所支配、驱使，随波逐流，屈从于社会压力，追随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被自己的倾向所奴役。

这就是基本区别。但这和他之前说的没什么关系。他之所以受到批评，正是因为这种程度的自主权，而这种自主权本应受到规范。

例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罗伯特·亚当斯提出了第三种选择，他称之为神权意志。这是一种由上帝支配的意志。一种神权意志。

康德是否真的会允许，或者是否有意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是上帝的法则。因此，这或许是他会乐见的方向。

总之，他谈及自主意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申出于自愿履行职责而行动与仅仅追随欲望、屈服于外在影响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他的绝对命令。他的确也谈到了对所谓“目的王国”中人的尊重。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你实际上是在倡导社会应该是一个目的王国。比如说，一个所有人价值平等的王国。这就是他强调人权的根源。

鉴于此，他提出了他所谓的“国际联盟”。伍德罗·威尔逊的灵感就来源于此，直接来自伊曼努尔·康德。康德写了一本书，还有一本名为《永久和平》的小册子，其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你看，理性的人们出于善意，应该彼此缔结契约，即契约安排，采取契约论的方法。因此，对人的尊重引出了目的王国的概念。在他那本我们稍后会谈到的宗教著作中，他将这个目的王国简单地称为上帝的王国。

你看，他认为这就是圣经中关于上帝之国的概念。好的。

有什么要补充或疑问吗？我觉得这很简单，只要你了解他的意图就行了。大卫？是的。他……你看，唯一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好东西就是善意。

由此可见，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唯有出于责任感而采取的行动才算得上是正当的。并非因为有人拿着逮捕令站在你身后，或者仅仅因为你养成了不假思索的习惯，就应该放弃履行责任。

你也不能因为室友想出去玩就逃避你的责任。不，待在那儿读康德。

例如，基督徒祈祷上帝改变我的欲望，让我想要成为……哦，如果你的欲望改变了，他会非常高兴的。你看，他的观点是，出于欲望而行动是决定性的。

现在，让我继续阐述这一点。他在对道德自我的分析中，或者说在对道德经验的分析中，所论证的是，当意志出于责任感而理性地行动时，它就是自由的。意志在责任感的引导下，受理性的指引而行动。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愿意，而不是……如果一个人并非出于善意行事，而只是随心所欲，那么他的行为就处于经验层面，机械论科学的因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当你只是随心所欲地做事，比如不加思考地吃东西，不加思考地回应，打断必须做的事情，只是随便吃点东西，你的行为更像是动物而非理性的人。你看。

所以他想表达的是，如果你只活在感官层面，追求欲望、倾向、情绪和感觉，那么你就失去了自由，你没有活出人应有的样子。虽然欲望本身可能并不坏，行为也可能并不坏；但他关注的是人的道德品质。

唯一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好东西就是善意。哦，你知道，他在这里受到了批评。没错，他是普鲁士人。

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批评。但很多英国作家都谈到他身上的普鲁士血统。他终身未婚。

是啊，这位单身汉非常自律。每天早上他走到大学门口的时候，邻居们都得把闹钟调好。

就是那种人。我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感觉，我怀疑这也是你问题的核心，大卫，那就是出于责任感而忽略欲望——尤其是上帝赋予的欲望——这种想法本身就带有某种不完整的人性。

或许是经过救赎而转变的欲望。是的。嗯，我认为为他辩护的一点是，他承认我们天生渴望幸福。

他明白这是上帝赋予的对幸福的渴望。问题是，在今生，这两者无法兼得。你看，有太多阻碍我们实现这一点的因素。

我们自身和外界都会不由自主地相信对幸福的渴望。而这正是之后种种推论的根源所在。皮特？是的，他并不是说我们总是如此。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有些人会违背自己的职责，做出相反的行为，并拒绝道德律。他试图将神学中关于人性堕落的论述融入自己的思考之中。问题在于，他是否做到了充分理解。

他的背景是路德教虔敬主义。克尔凯郭尔在这面对他颇有微词。我指的并非他作为路德教虔敬主义者的身份，而是克尔凯郭尔认为他对人性过于乐观的看法。

后面还有一个人，对。你看，这个问题暗示他只是在说，尽你的职责。那么，如果你有相互冲突的职责该怎么办？但他不仅仅是在说，尽你的职责。

他的意思是，要出于责任感行事。所以，他对你问题的回答是，在相互冲突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应该出于责任感而做出选择。你不会去做你更想做的那项责任。

你说你更倾向于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你履行了你作为一个理性人所认为的你应尽的职责。但这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

嗯，这取决于你是否尊重他人。假设他这么说，他可能会说，如果义务A与义务B冲突，而两者都是尊重他人的义务，那么在尊重当事人方面，哪一项更为重要。这样看来，他或许会从救生艇伦理的角度来论证。

你明白我说的“救生艇伦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种两个人可能丧命，但只能救一个的极端情况。你还记得你为什么说他是绝对主义者吗？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确是，嗯，人们常常这样认为，因为他不允许任何道德上的例外。不允许任何道德规则的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撒谎持绝对态度。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可以辩解的谎言。我最初对你的问题的反应，是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如果你在1942年的阿姆斯特丹，盖世太保敲门要搜查你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女孩，你会怎么做？

你会问，你会说谎吗？或者你会怎么做？不，我认为至少根据对康德的这种解读，他会说，不，你永远不能说谎。没错，正是如此。几年前，我们学校举办过一次访问哲学家项目，一位康德研究学者克里斯汀·科斯加德（Christine Korsgaard）来访，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现在在哈佛大学。

她在一次讲座中论证说，康德并非那种意义上的绝对主义者。他会重构事实，使你不至于撒谎。你所做的，是尊重他人，并以一种不让真相暴露在他人面前的方式来对待那些侵犯他人的人。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重点是，是啊，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微妙，是吗？伦理学家通常会用两三种经典的方式来回答你这类问题。当职责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第一种方法是按照职责的层级来处理。

然后由你来决定哪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尊重他人更重要”的含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制定规则来规范道德规则的例外情况。

换句话说，你是在限定这条道德准则。所以，“不可说谎”只是对一条包含各种限定条件的更长道德准则的简略表述，也就是定义“说谎”的含义。

就像一些旧约学者对“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解释一样，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条诫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限定条件。你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白。

这并非一条绝对规则，而是一项有条件的规则。因此，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康德究竟在做什么。

一些康德专家就是靠争论如何用那种方式解读康德来博取名声的。你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不知道。那你就没必要为此烦恼了。

如果你出于责任感行事，你必须知道自己有责任感。不，你是问如何确定你的责任是什么吗？通过绝对命令。这就是你了解自己责任的方式。

你会遵循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准则吗？你会出于对人的尊重而行动吗？你会出于自主意志而行动吗？这取决于你的认知。这取决于你的决定。不，他并没有给你一整套规则。

其实，伦理道德并不需要一本规则手册。你必须在没有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做出道德抉择。这正是当今医学伦理和生物伦理的意义所在。

什么？不，道德思考是关于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或者说，如果我们试图制定我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则。那么，如何制定这些道德规则呢？答案基于绝对命令。

再说一遍。没错。依据是绝对命令。

这里提到的先验原则，就是绝对命令。换个角度来看。你们有些人以前听我这样说过。

但我认为区分伦理讨论的四个层次很有帮助：个案、领域规则。

适用于特定道德责任领域的规则，例如禁止说谎的规则。总体原则，即适用于所有责任领域的原则。

适用于整个道德生活。然后是这些原则赖以存在的根基。那就是神学根基。

或者某种哲学基础，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基础。在康德的例子中，这一原则就是绝对命令。

绝对命令。他可能有一条关于说真话的规则，这条规则是基于绝对命令的。

说谎是不尊重人的。我以为我可以用谎言欺骗你、蒙蔽你、操纵你。这不是尊重人。

所以这条规则就是基于此，并应用于具体案例。那么，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通常会查阅规则。当然，也有一些道德准则。

圣经中有明确的道德教义。社会也有一定的道德标准。职业道德规范也同样存在。

无论它是什么。但是，当你试图制定这类规则，或者试图在规则层面处理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时，你最终还是要回到总体原则的要求上来。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因素会影响伦理讨论，我称之为背景信念。

背景信念。你知道，如果你在处理商业伦理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对工作、经济活动的意义和目的的潜在信念就会发挥作用。

如果你处理的是医学伦理问题，那么你对医疗目的的信念就至关重要。例如，有些文献从基督教视角出发，探讨了医疗行业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病人生命的态度。这里所说的代价不仅是经济成本，还包括病人所承受的痛苦。

犹豫不决。他认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死亡是应该接受的，而不是应该无休止地否认的。

而且，延长生命并非最高目标。这并非支持主动安乐死，而是反对在生命按自然规律已接近尾声时，采用非常规手段来延长生命。

关于范畴本身的问题。这些A4纸上的范畴能像形而上学那样客观吗？是的，你看，我今天一开始就谈到了康德作为道德实在论者的身份。

你看，这里说的绝对命令，不要叫它们类别。它只有一个绝对命令。这里用三种方式来表述它。

绝对命令是他区分对错的方式。明白了吗？他是在凭空捏造这种区别吗？不，这是他承认一种早已存在的区别的方式。明白了吗？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两回事。

我们如何分辨孰是孰非？通过绝对命令。在我看来很奇怪，他一方面是道德实在论者，一方面又在形而上学领域相信现象论。啊，但他在第一部批判的结尾就告诉过你他会是。

好的，现在读一下第一篇评论的最后一部分。你还记得他谈到信仰，道德信仰与教义信仰的区别吗？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所谈论的只是道德经验。

道德经验发生在哪里？在心灵深处，在与欲望和倾向相关的道德义务的斗争中。换句话说，道德经验本身根本不是对时空世界的体验。明白了吗？因此，你们的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形式和范畴并不能强加于我们的道德思考之上。

你明白了吗？所以，正是在我们的道德生活，在人类精神的内在生活中，才有了一扇通往现实本质的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康德的产物。你看，这种转变是从观察科学的外部世界转向观察科学的内在世界。

那就是他的哥白尼式革命，对吧？没错。所以，哥白尼式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康德对19世纪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等等的的影响吗？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你也能感受到这种影响。

康德绝非浪漫主义者，但他常被称为伦理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以伦理术语，以对错的界限来描述终极实在。他是一位伦理唯心主义者。

所以康德的上帝是一位道德神。如果每个人都拥有绝对命令原则，那岂不是也显得非常决定论吗？比如，人们会……不，不，通过先验方法对道德经验进行考察和分析而发现的这条绝对命令，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它。

如果存在自由意志，你就可以背弃原则。明白吗？而这正是有些人所做的。弥尔顿的《失乐园》里，魔鬼说过什么来着？“邪恶，愿你成为我的善。”

你看，那就是邪恶的意志。那不是善意，那是邪恶。如果他不是个非决定论者，如果他不强调自由意志，你的说法就对了。

你就会成为一个决定论者。但这条原则并非决定你决策的原则。这条原则是理性在指导意志时可以遵循的原则。

你知道吗？嗯，等等，先别急着下结论，好吗？稍等片刻。目前，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道德经验独立于适用于形而上学的各种形式和范畴。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推论。

你现在就能看出他是如何处理自由问题的了。意志自由是道德义务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道德在于出于责任感而行动，那么，如果道德要具有任何意义，就必须存在出于责任感而行动的自由，这意味着意志自由。

所以，虽然他并没有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但这却是他对道德经验、道德现象学的论述的一个推论。你看，如果他在义务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拥有意志自由。我称之为推论。

这并不能作为证据。它似乎隐含在前面的内容中。但他更进一步。

如果说第一点是一种逻辑推论，那么第二点则是我们在伦理学的指引下得出的更多假设。额外的假设。也就是说，善意的实现——唯一内在的善——在今生实现善意，是永无止境的。

今生无法达到道德上的完美。此外，人天生渴望幸福，这是上帝赋予的本能，而这种渴望在今生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还要兼顾自身的欲望。因此，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人生必然会有延续，在延续的生命中，人的道德修养得以继续，并最终获得幸福。

灵魂不朽是一种实际的必然性。他所说的“实际的”，是指需要运用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就是道德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道德思考有任何意义，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来世，在那里，道德追求、对善的追求、对善意的追求可以实现。而且，如果存在一个能够实现这一切的来世，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位道德存在，他会保证人们获得与其德行成正比的幸福。因此，实践理性有两个道德上必然的假定。

灵魂不朽是上帝的旨意。他在宗教著作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把这部分内容解释得更透彻了。

让我用这种方式快速概括一下。他所做的，是试图在他所描述的道德意识、上帝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态度（即对上帝的态度）之间找到关联。现在，在道德意识方面，我们发现，理性通过绝对命令来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理性制定法律。是的，你看，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将上帝视为神圣、公正的立法者，并怀有相应的宗教敬畏之心，其中也包括服从。道德意识也表现出一种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而这种倾向往往与理性所制定的法律相冲突。

与此相关的是认识到上帝是良善的供应者，祂会祝福我们的顺服。当然，宗教态度也包含着感恩的爱。在道德良知和道德意识中，存在着良心的体验，也就是说，当你良心不安时，会有一种感觉在提醒你、刺痛你。

而与之相关的，是对公正法官的理解，即法官会评判行为的道德价值。相应地，也体现了宗教上的尊重态度、对法律的敬畏等等。然而，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他的意思。

必须假定存在的上帝必须是这种类型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的真实面貌吗？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吗？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对上帝和宗教生活的概念仅仅是我们宗教经验、道德经验的一种心理投射？当然，后一种解释是伦理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宗教诠释所采用的，而前一种解释，即上帝本来的样子，则是更为传统的宗教方法所采用的，只是带有一些限定条件。正是从这种谈论上帝的方式中发展出了19世纪早期自由神学的一些流派。

因为如果你的神学仅仅是伦理学的延伸，那么你就拥有了一种新的神学方法，这种方法无法触及圣经启示的深处。因此，19世纪自由神学的一个分支正是在此时从康德的思想中萌芽出来的。顺便一提，康德曾在信中发誓，如果他撰写有关基督教的文章，就会被指控这样做，并被禁止讲学或出版。

他为自己辩护。然而，对于一个曾说过说谎永远是错误的人来说，很难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但争论仍在继续。

除此之外，在宗教书籍中，他谈论的是上帝的国度，是基督。你看，在基督教中，基督代表着道德完美的理想。

这是伟大的榜样。基督之死是出于责任感而行动的最高典范。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是出于我的本能。

因此，康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赎罪的榜样理论。榜样理论认为，基督之死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榜样。

如果仅此而已，那么很显然，东正教传统会反对康德。这至少是不够的。至于他是否意在阐述更多内容，则很难说。

显然，他的书名并非意在囊括关于宗教的一切，而仅仅局限于理性范畴之内。或许关键在于此：启蒙运动试图论证宗教的基本真理，而康德却并未尝试这样做。

那种形而上学的证明是不可能的。但他确实认为，假定宗教的基本真理是合理的。你明白吗？正是由于由此产生的体系整体上具有理性的连贯性，其中包含了道德立法者等等，才使得假定这些真理如此合理和可信。

所以，就证明信念而言，你必须说，康德在事物的整体连贯性方面确实是一位融贯论者。